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列子　　　　　　　　　　　　　　　　聖一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盖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冲虛至德眞人書為冲虛至德眞經

太史公叙黄老而先六經盖知崇道術矣

何偶遺列子劉向迺校勘成書其言明内外謐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爲蝶蝶之爲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説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氏猶孔門之有顔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黄帝之道粲然

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盧二家合為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得以叩玄關探聖閫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韙歟竊嘗謂訓詁之義自昔為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為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麾序

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

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棧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黄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録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録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晉張湛注解并序

湛聞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輿傅頴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兄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傅氏亦世爲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頴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冦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傅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頴根於是唯齎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有存者列子唯餘楊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與爲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尋從輔嗣女壻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

相似莊子愼到韓非尸子淮南子互示指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叙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兢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楊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

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爲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虚爲宗萬品以終滅爲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

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爲黄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眞宗則所謂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

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逸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絶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説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爲詮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爲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宇冀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含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輙詮註其宗要竊懷智

比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
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
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
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
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
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眞者爲
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爲情至人忘情歸性
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眞是故隳文
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
不矜愛以損生不祈名而棄實故莊子曰

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以不求於名則縱心爲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爲不善耶是知神爲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爲死功着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

故有而實眞眞神無形心智爲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濁者則爲凡居清淨者則爲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

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爲生不知神者爲生主約氣以爲死不知神者爲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滯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

○

不易逢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

有知不殊朝暮者措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爲於無爲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物圓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眞僞立而夢覺分有無辯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爲我者廢仁爲人者廢義而楊朱墨翟

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眞
僞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
自爾爲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
迷見利而忘其眞如彼爲盗如彼攫金迷
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
之神獨往獨來于乾圜之外而常勝之道
持後守柔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籍
外之諭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
道德之指然考其言賾其意究其所造至
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

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閱五千言爲之訓解又睿注莊子內篇而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朔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生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覩其立教生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抵以混元爲宗而屬辭設喻駁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能越拘攣之見而尋其閫閾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爲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

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為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廼命辟廱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覩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為之注而外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之旨故士毎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

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燮理之餘覩爲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之際則所以上禆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哉爰因募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天瑞

張曰夫巨細舛錯修短殊性雖天地之大群品之衆涉於有生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然之符夫雖寂然至虛凝一而不變有非陰陽之所終始四時之所遷革虛曰夫群動之物無不以生爲主使變其生不知生生之理生化者有形也生生者無象也有形爲之物無象謂之神造可用也類乎陰陽論其眞也陰陽所不測故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天瑞○政和釋云物有生化遺無古

令惟體道者爲能不化而常令所以慮物無容心者爲故天瑞始言生化而終於同氏之爲出。乾日天地歸大萬物雖多一流於生死之境一墮於出入之機終始相循變化相禪死生奇夭損益成虧無非自然之符也散道之人起出物表即萬形流轉之域冥一往不還之宗晝夜不能役使陰陽不能陶鑄故能物物而不物於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 鄭有圃田 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

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

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范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昌常飾智驚愚務爲離世異俗之

行哉

國不足餅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盧曰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盧曰謁請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壷丘子林之言乎
壷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壷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壷則空虛而不毀丘則安固而不動
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

無應體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吾側聞之試以告汝

伯昏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政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子何言哉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范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卒不免於言者蓋其不言之言未之嘗言於此言之特爲

汝言其大略而已伯昏瞀人則體道而爲物長葆光襲明無所用見或謂之無人自其畸人而侔天者言之此壺丘子林所以語之皦道不可聞亦不可告也故聞則曰吾側聞之告則曰試以告汝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今塊然之形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今存亡變改化物而不自化也

盧曰不因物生不爲物化故能生於衆生化於群化者矣

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
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盧曰凡有生則有死爲物化者常遷安能
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暫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詑曰神機氣母出入升降蠕蝡肖翹無非生化之字惟不物而物物物者乃能生生而不生於生化化而不化於化彼生之所生者待是而生不得不生故能常生亦無時不生也彼化之所化者待是而化不得不化故能常化亦無時不化也烏能跋形而上脫生化之域哉不生不化與道玄同是

謂眞人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不息者也

盧曰爲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始終也

盧曰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盧曰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可窮也

政和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

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獨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也物無得而耦之者豈真知其所以然哉疑焉而已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執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

而不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陰陽不離乎氣四時不逃乎數故未能脫乎生化之域也道之眞體獨立而不改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長生道之妙用周行而不殆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夫化物而不化者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故不際之際始終反乎無端孰知其所終耶生物而不生者雖先天地生而不爲久故無物之象彼是莫得其耦孰知其所窮耶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逆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之而不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王弼曰門者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盧曰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范曰黄帝老氏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道一而已言豈有異哉故谷神玄牝之説見

於老氏而列子以爲黃帝書也谷之用無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賦形也命名不同其實一物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而玄牝之門又爲天地之所從出入也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如火之傳而不知其盡以生生則不生化化則不化動而愈出何勤之有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

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生者豈有物哉故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耳化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爲生化之本也

盧曰此神爲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生化之者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爲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群生而不遺乎

盧曰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生化皆非適也

政和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而有忽化而無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盈虛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咸其自爾

范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物未

○有不生者隱化而顯顯化而隱則物未有不化者惟不生不化然後爲能生生化化故盈於天地之間生者自滋化者自稗形分於太始色兆於太素智有大小力有强弱或消而消或息而息咸其自爾使之者其誰耶一將有心是謂非道○

于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盧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

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
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諭彼以爲
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
范曰統物者謂系屬之爲所統者充入之
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兩間果何
足以統之耶於此有道焉上際于天下蟠
于地裁成輔相彌綸圍範無不可者故因
陰陽統之則天地雖大將不出乎吾之度
内矣揚子曰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
其統者莫若乎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生忽爾而自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 ○

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盧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

乎者其無者從何而生邪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范曰天地者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故與萬物同圓於形原其所始必有先天地生者焉易所謂太極是已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

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

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製其衣方其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女受始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受釆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范曰有陽氣焉有陰氣焉有沖氣焉是皆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況形質乎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有無無名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爲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爲物矣則方負剛柔靜躁沈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范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命之曰渾淪老子所謂混成者是已貌象聲色有萬不同莫不含蓄於此

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論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

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范曰渾淪之中三者不可致詰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聞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循之不得若是者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易

易變而爲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變者究也究者窮也一變而爲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領其都會也

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爲一反而爲一歸於形

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

范曰大象無形孰分高下降而墮數變自
此生故易變而爲一所謂道生一也一之
所起有一未形雖涉於數去道未遠然既
已爲一矣且得有變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變乎故七也九也又自一而分變之
所以無窮者也七少陽之數九老陽之數
數終必窮故九變者究也窮則變變則通
故九復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終始反
復如環無端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
一章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范曰渾淪既判三才肇分天穹窿而周乎
上地磅礴而向乎下人皆膺而處乎中天
積氣耳清輕而屬乎陽地積塊耳濁重而
屬乎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負陰抱陽
沖氣以為和

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

而爲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盧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爲氣所變有神者爲識所遷故云太易大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粹者謂之爲神神氣精微者爲賢爲聖神氣雜濁者爲凡爲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

政和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

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爲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辯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聰故聽之

○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然旣已謂之一矣且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强名之曰易也易無形埒者無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爲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爲七則屈而未申也七變而爲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爲一一爲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冲和者爲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而萬物

化生矣

范曰陰陽專精爲天地散精爲萬物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大道之序則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故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全猶備也

范曰道之大全裂於上下天地之所以設位也成天地之能者爲聖人盈天地之間

○

○

者爲萬物彼其覆載之功輔相之能散殊之用未嘗不相待也烏能備其大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者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范曰有職者當聽上故三才莫位萬物散殊皆有常職若乃造形而上觀天地俯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音之所不能該聽無與焉果且奚所受職耶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閡矣王弼曰
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温也則不能
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范曰三才具而萬物分其用未嘗不相待
也故有所短者有所長有所通者有所否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
化者不能違所宜(順之則通也)宜定者不出所位
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范曰天穹然而剛健無不覆素未必能形
載也地隤然而止靜無不持載未必能教

○化也聖人位乎其中仰觀俯察與天地參

教自我設化自我行斯能賛天地之化育

矣然教化之用亦豈能違物之所宜哉物

無常宜宜在隨時吾則順其自然而無汨

其陳焉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而已故教

出於不言化成於不宰其不違物之所宜

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

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

所位者也

方貞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貞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群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貞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閡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

盧曰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

政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位乎天地

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之於天地相辯則為三極相通則為三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辯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無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范曰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天地之道陰

陽必責其相交也不仁則不生不義則不成故聖人之教仁義必責其相濟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故萬物之宜剛柔必責其相雜也然天地體道故擅覆載之功萬物待之以生而未嘗留道聖人體道尸教化之任故物待之以成而未嘗容心是皆隨物之宜亦不出所位而已鵬鷃之小大何足以相笑夔蚿之多寡何足以相憐不浴鵠而黔烏不續鳧而斷鶴因其常然付之自然爾

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爲之本無爲之本則無當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爲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盧曰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是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皆無為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

○盧曰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

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爲無爲而無不爲也
政和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生者形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無爲而無不爲謂是故也

范曰疑獨者不生不生者能生生故形聲色味皆有待而生也然太虛之中物成生理而形者自呈太山秋毫彼奚自而形耶惟大象無形乃能形形吹萬不同而聲者

自應雷震蚋飛彼奚自而生耶惟大音希聲乃能聲聲留動而後生色彼固不能自色也賁而無色蓋有為之色色着物成而後有味彼固不能自味也淡乎無味蓋有為之味味者形形而我無形也故如鑑之寂妍醜畢現而鑑實無形豈與形者俱有聲聲而我無聲也故如谷之虛美惡皆赴而谷實無聲豈與聲者俱發色之所色者彰矣故探其本要其末推其色逆其數期其極色雖不同而色色者未嘗顯朱之所

○味者嘗矣故咸於醎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味雖不同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生生之妙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偕終耶自非無為而無而為者疇克尸此故曰皆無為之職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凉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没能玄能黄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無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員員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盧曰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此神也先天先地神鬼神帝無能知者無能證者若能體證茲道則天地之內無不

知無不能矣

范曰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瑩天工明萬物之謂陽能陰能陽則陰陽所不能測也曲直以立本致曲以趨時是之謂柔敦實以為體斷制以為用是之謂剛能柔能剛則柔剛所不能定也長短之相形尺寸是已道則能短能長圓方之相研規矩是已道則能方能圓能生能死則不涉於數能暑能凉則不囿於時物之在水也沉者不能以浮浮者不能以沉能沉能浮者殆猶

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鼓宮而宮動叩商而商應能宮能商者殆猶天籟之自鳴歟出於機者復入於機出於冥者復入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沒玄於天爲小而妙之道黃於地爲中而光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黃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馥能香則以漠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爲而無不爲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衆形而不爲

巧乃無不能也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没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所爲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沖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